



楔子



“乒乓！”

“噼里啪啦……”

空荡荡的教学楼走廊上，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，好像有人打翻了什么东西，“砰”的金属落地声，在清晨时分格外引人注目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留在教学楼里的同学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，面面相觑。

今天是圣樱学院一年一度的“春日祭”首日，活动将持续整整一个星期，是完全属于学生们的庆典。在春日祭过后，就代表着新的一学年来临了。

现在大部分人都聚集到了广场上看开幕式，隔壁的圣玛丽女子学院作为联合举办方，也会有师生过来参观。虽然圣樱学院和圣玛丽女子学院都是宝星市数一数二的学院，但这两年圣樱学院风纪部纪律严明，把爱逃课的调皮蛋们都管得死死的，较之圣玛丽女子学院，每次联考成绩都稳稳占了上风。

不过即使这样，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要知道，圣玛丽女子学院的学生会会长月琦蔓，可是许下了雄心壮志，要挤掉圣樱学院当第一，如果被她抓到什么把柄，她一定会把事情闹大。

来不及多想，几个男生就迅速循着声音跑到一楼的保健室，刚推开门，就听见一声震耳欲聋的怒喝：“放开我，你这个神经病！”

这个富有磁性的声音里蕴藏着怒火，凡是圣樱学院的人，一听就知道是谁。

嘈杂的声音顿时戛然而止，男生们瞪着眼前的两个人，集体倒抽了一口冷气。

这……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



第一章

从天而降的
古代美少女



时间回溯到十分钟前。

天空碧蓝如洗，连一丝云彩都没有，圣樱学院里到处都扎着装饰的彩带，阳光照射到广场中心的熊猫吉祥物上，给校园平添了几分喜感。同学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，欣赏春日祭的开场舞，漂亮活泼的女生们挥动着手里的指挥棒，从学院银色的大门口缓缓走来。

“圣樱圣樱！永争第一！”

枝头繁茂的白色樱花颤动着，沸腾的人声穿过层层叠叠的花枝，传到教学楼的每一个角落。

然而，在安静的保健室病床上，却躺着一位身材娇小的少女，她穿着圣樱学院的制服，浓密的睫毛轻轻扇动着，很快就要从沉睡中醒来。

眼前的黑暗化成薄雾散去，细细碎碎的口号声在耳边变得清晰，闻人唯蹙了蹙秀气的眉毛，慢慢地睁开了眼睛。

“呃……”她按住自己的脑袋，觉得头沉甸甸的，像被人打了一拳，胸口也闷闷的直想吐。

她深吸一口气，鼻尖涌入一股陌生的怪气味，和自己闻惯的梅花清冽的香味完全不同，让人只想打喷嚏。

“哈啾！哈啾！”连打好几个喷嚏之后，闻人唯郁闷地揉揉自己的鼻子，抬眼一看，不由得怔住了。

明媚的春光透过擦得一尘不染的窗户照进房间，屋内雪白一片。没有房梁的屋顶是雪白的，墙壁是雪白的，大理石地板是雪白的……她身上盖着的被子是雪白的，房门边伫立的柜子也是雪白的，柜子里还摆着很多包装奇怪的瓶瓶罐罐。

这里并不是闻人唯所熟悉的闺房。

“玻璃？这是哪里？”她使劲儿揉了揉眼睛，“我在做梦吗？谁这么有钱，竟然拿玻璃做窗户！”

在迦蓝王国，只有贵族和有钱的商贾才勉强用得起造价昂贵的玻璃。

从震惊中缓过神来，闻人唯注意到窗户边悬挂着一个玻璃做面、雕木做边的画框，画框里是一幅黑白人物画像，画像上是一位英俊的男人，他穿着笔挺的制服，犹如黑宝石般明亮的眼睛仿佛拥有魔力一般，深深吸引住了她的目光。

闻人唯突然反应过来——到处都是白色的陈设，这里难道是谁家的灵堂？

正对着她的那幅画像，一定就是遗像了……不知道是谁家的画师，居然把人画得这



么栩栩如生!

“窸窣窣窣……”

正当闻人唯惋惜画像中的俊美少年英年早逝时，房间里响起一阵轻微的声音，将她的思绪拉了回来。她从床上坐了起来，一把掀开被子，扭过头循声看去，只见一个打扮很奇怪的人俯身背对着她，在门边的柜子里翻找着东西。

一阵穿堂风吹过，她突觉腿上凉飕飕的，低头一看，才发现自己居然穿着一长度只到膝盖的短裙!

“天哪!”她惊呼出声，脸上一阵发烧，赶紧拽过被子，围在腰上。

翻找东西的人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闻声起身，从高大挺拔的背影可以看得出是一位男性，他看过来的一瞬间，闻人唯震惊地张大了嘴巴。虽然少年英俊的脸庞上挂着一副四四方方的黑框眼镜，将那双漂亮眼睛的光华都遮挡了起来，但她依旧立马认出那张脸正是刚才在画像中看到过的。

韩圣燮觉得自己很倒霉，为了圣樱学院的“春日祭”，他已经超负荷工作了好几天，直到头越来越痛，才来保健室找点儿药吃，没承想在保健室都能逮到一个装病偷懒的女生。想到这里，他薄唇轻启，露出一抹嘲讽的笑：“已经明令要求全体同学必须参加今天的春日祭，你居然躲在保健室逃避活动，自己去风纪部领取处罚。”

他话音还未落下，对面的女生便发出一声几欲刺穿耳膜的尖叫。

“僵尸啊!僵尸!”

僵尸?

这又是什么逃避惩罚的新方法?

“你现在立刻去风纪部领罚!”思及此，韩圣燮蹙紧眉头，冷声命令道。

此刻，闻人唯吓得大脑里一片空白，根本无法注意韩圣燮在说什么。她颤抖着手，用力掐了自己的胳膊一把，一阵剧痛传来。

不是在做梦……

还有什么比看见一具尸体更吓人?——当然是看见一具行走的尸体!

她究竟是有多倒霉?竟然遇见了传说中的诈尸!难道是因为上次偷吃了一颗佛前的供果?老天爷，求放过，她以后再也不敢嘴馋了!

闻人唯在心里拼命祷告，老天爷却仿佛无视了她的话语，她惊恐地看着“僵尸”朝着自己扑过来，身体却僵硬在原地，无法动弹。紧要关头，一丝灵光划过了她的脑海。



对付僵尸，就要用食指的热血！

她当机立断，闭着眼睛狠狠咬破指尖，殷红的鲜血顿时流了出来。咬紧打战的牙齿，站直发软的双腿，强压下心中的恐惧，闻人唯鼓起勇气，把食指狠狠印在了“僵尸”的额头上！

“恶灵退散！”她大喝一声。

用力涂抹了两下之后，闻人唯突然呆住了。

为什么“僵尸”的额头一点儿也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坚硬如铁，而且还发烫？

韩圣燮目瞪口呆地看着闻人唯，星辰般的眸子里满是不可思议，他攥紧拳头，用力把闻人唯推开：“放开我！你这个神经病！”

“唰——”

房间的门被人推开，一群男生拥进了房间。

于是，上面那荒唐的一幕，就这么出现了。



2

为了不引来更多人围观，韩圣燮决定把这个神经病一样的少女带回风纪部办公室，慢慢“审问”。

拖着不停挣扎的闻人唯来到教学楼顶层的风纪部办公室，韩圣燮重重地把她甩到沙发上，他扶了扶脸上的黑框眼镜：“说吧！你是不是圣玛丽女子学院派来搞破坏的？”

说完，他上下打量了她一番，冷冷嘲弄道：“居然还特地换上了圣樱学院的校服，看来你们这次还真是煞费苦心。”

“什么圣玛丽女子学院，圣樱学院的……”

陌生的词语一个接一个地从他的口中蹦出，跳到闻人唯的耳朵里，让她顿时迷茫了起来。

闻人唯还沉浸在刚刚路上让自己目眩神迷的场景中：高达十几层的巍峨建筑、富丽堂皇的室内装潢、惟妙惟肖的肖像壁画，还有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新奇玩意儿……

自己原本的世界仿佛在一瞬间改变了。

女生们身材窈窕纤细，穿着蓝色短裙走来走去；男生们剪掉了受之父母的长发，留着跟韩圣燮一样奇怪的短发，宽袍广袖也被束手束脚的衣物取代。

当她乘上一个闪烁着数字的大箱子，隔着透明玻璃不断往上升时，就隐隐约约地察觉到，自己好像来到了一个不得了的地方。她实在想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前一天还在迦蓝王城的小巷里和别人打架，第二天就突然莫名其妙地来到了这个充满新奇和古怪的地方。

“说话啊！”

“我……我叫闻人唯，来自迦蓝王国。”闻人唯颤颤巍巍地回答，双手交叉环抱在胸前，做出防御的姿势。虽然在迦蓝王城她是令别人头痛的“女汉子”，但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心里只剩害怕和恐慌。

韩圣燮英气勃勃的眉宇间闪过一丝怒意：“你是在耍我吗？”

“何……何为耍？”她一脸茫然无措。

“噗……哈哈！”

屋内突然响起一阵爆笑。一个留着深栗色短发，身形修长，穿着短袖上衣、短裤的少年从巨大的书柜后面走出来，小麦色的手臂和小腿裸露在外，光洁的额头上布满了汗水。

闻人唯看着衣不蔽体的少年，心里一阵吃惊。在迦蓝王国，无论男子女子，都不



可以随便将身体裸露在外。除非是买不起布料做衣服的乞丐，才会穿成这样……这么想着，她看向乞丐少年的眼神中多了几分同情。

“阿燮，我听说你发烧了，顾不上春日祭的友谊赛，过来找你。没想到你似乎捡了个有趣的女生回来。”乞丐少年走到韩圣燮身边。

听乞丐少年话中的意思，结合之前所见所闻，闻人唯再傻也明白过来了。她憋了半天，才鼓起勇气问出心中所疑：“难道……你不是……僵尸？”

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错觉，听到这句话之后，韩圣燮的脸色变得更黑了。

“哈哈，僵尸？”乞丐少年又爆发出一阵大笑，“这是夸奖别人帅的新说法吗？我听学妹们称赞过阿燮是‘男神’‘盛世美颜’，倒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是‘僵尸’呢！”

他朝闻人唯走过去，倾下身，伸出手，狭长优美的眼睛里闪着好奇的光芒：“你好，不怕韩圣燮的勇敢女生。我叫凌步翡，你叫什么？”

凌步翡的话语中夹杂了许多闻人唯听不懂的词汇，像“学妹”“男神”……让她更感迷惘。她躲开了凌步翡伸过来的手，视线不敢在凌步翡身上过多停留。

“请问此处是哪里？我……可否回家了？”她只想离开此地，赶紧回家。

韩圣燮翻了个白眼：“这里是圣樱学院的风纪部。”抬起手来，指着胸口一块黑色的名牌比画着：“看胸牌，我是韩圣燮，韩——圣——燮，认识我吗？”

“圣樱学院是何地？离迦蓝王城远吗？”闻人唯在脑海搜索了一遍，发现从未听过这个地方，只好硬着头皮问道。她看着韩圣燮胸前的名牌，心里不禁奇怪，为什么他们把名字写在牌子上，还别在胸口？她低头看了看胸口，发现自己的衣服上并没有那块小牌子。

见闻人唯仍然一脸茫然，韩圣燮觉得心累极了。

作为学校董事长的爷爷突然决定出国旅游，把学校的事抛诸脑后，做了“甩手掌柜”。他被“赶鸭子上架”，不得不暂时接替爷爷的位置管理学校。为了改变学校原先自由散漫的风气，成立了风纪部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尽心尽力做到最好。但为什么在“春日祭”开幕如此重要的日子里，保健室会出现一个“漏网之鱼”，不仅行为举止奇怪，还让自己在别人面前出尽了糗？

想到这里，他就气得牙痒痒。

这个闻人唯如果不是在装傻，就是真的神经病！他忍不住抓狂道：“你是精神科里跑出来的吗？”

“大人明辨，我不是敬神科的，我只是普通的老百姓。”闻人唯被韩圣燮的反应吓



了一跳，连忙摆手道。

见韩圣燮问不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，凌步翡插了一句：“迦蓝是什么地方？你会为什么会认为他是僵尸？”

闻人唯指了指风纪部办公室墙上挂着的画像，跟刚才灵堂所见的那幅画像一模一样：“我看他和墙上的遗像长得一样……以为诈尸了，所以才……”

刚抽出一张消毒湿巾的韩圣燮正用力擦着自己的额头，虽然擦过很多遍了，但黏腻感总挥之不去。听到闻人唯的话，他手一顿，额头立刻青筋暴跳！

“闭嘴！”

墙上挂着的画像正是韩圣燮出国旅游的爷爷——圣樱学院的创始人兼任现任董事长。

就算闻人唯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话，也能感觉到韩圣燮的气场在一瞬间变得极其冰冷！

凌步翡害怕韩圣燮盛怒之下做出失控的举动，一个箭步冲到韩圣燮面前，把他按在椅子上：“阿燮，这里面应该有什么误会。”接着转身面向闻人唯，尽量露出自己最灿烂的笑容。

“看你的制服应该是一年级的新生吧？我是三年级的学长，有什么问题，我可以帮忙。”

但凌步翡没想到，闻人唯刚刚还敢于直面盛怒中的韩圣燮，此刻却别过头，不敢看他一眼。

要知道，拥有“恶魔阎罗”绰号的韩圣燮，眼神锐利到能吓哭小朋友，所以虽然不近视但也会一直戴着黑框眼镜，以此来遮掩。而他凌步翡是风纪部人见人爱的阳光代言人，圣樱学院最受欢迎的人气学长，什么时候变得比韩圣燮可怕了？

“我不是什么新生……这身衣服不知道是谁给我穿上的。”闻人唯尴尬地拉了拉身上裙子，目光尽量避开凌步翡。

倒不是因为她对乞丐有什么看法，她可是非常善良的女孩子！只不过在迦蓝王国，真正的淑女怎么能够看到男人的身体呢？如果她敢再多看几眼对方，说不定就会被传出什么不好的名声了！

韩圣燮从鼻腔里冒出一声冷哼，他对闻人唯印象极差，听闻人唯坚称自己是迦蓝王国的人，只觉得可笑：“难道你还要说自己是从天而降，从那个什么迦蓝王国突然来到这里的？”

“我说的是真的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出现在这里，可是我生活的地方和这



里完全不一样！”闻人唯急切地辩解道。

这里的一切没有一点儿和迦蓝王国相像的，人们的服饰不一样，房间里的家具也不一样。

在迦蓝王国被看作是稀世奇珍的玻璃，在这里随随便便就被拿来镶嵌在窗子上；墙上挂着“嘀嗒嘀嗒”会自己转动的奇怪圆盘；床头是连着许多透明管子的不知名仪器；桌子上放着有着会自己动的图画箱子。

按照她的常识来说，房子怎么可能建几十层也不倒？那个“叮”地一下就载着人升降的箱子又是什么？

见闻人唯急得几乎快要哭出来，凌步翡指了指墙上那幅被误认为是“遗像”的画像，耐心解释道：“这里是一所学校。这幅画的画中人是学校的创始人，韩圣夔的爷爷，所以两个人长得很像。老人家如今正好好地到处旅游呢……”

闻人唯这才明白，为什么韩圣夔如此生气，如果是在迦蓝王国的话，这样诅咒别人，早就挨揍了！

“对不起……”她低下头，行了个迦蓝王国的道歉礼，“实在对不起！”

看着脸憋得通红，满脸羞愧的闻人唯，韩圣夔几乎要相信她了。不过，他才不会因为这个女孩子看起来惹人怜爱，就爱心泛滥。

“你是肥皂剧看多了吗？真当自己是偶像剧女主角？”

闻人唯心烦意乱地看了韩圣夔一眼，这个人怎么能这么讨厌？

“那么，来自迦蓝的闻人唯小姐，”凌步翡露出温润的笑，“你能讲讲你家里的情况吗？这样我们才好帮助你。”

在“春日祭”开幕当天闹出这样的事，闻人唯的确很可疑，而且他和韩圣夔两个人从没有在学校里见过她。既然韩圣夔凌厉的威势无法让她说实话，倒不如看她如何将故事编下去。

“谢谢你，你可真是个好人的。”闻人唯红了红脸，终于敢看向凌步翡，目光里充满真诚，“等我回到家，有了钱，就给你买衣服！我相信你这种好人，不会一直都是乞丐的！你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！”

一会儿说他是僵尸，一会儿又说凌步翡是乞丐，演戏演上瘾了吗？韩圣夔挑起乌眉，不客气地说：“我看你就是个小骗子。再满嘴胡说，就把你扭送到派出所。”

闻人唯气愤地反驳：“我没有胡说！我家就在……”脑仁儿仿佛突然被锤子砸了一下，一阵强烈的眩晕袭来，她只觉得耳边嗡嗡作响，脑袋里一片空白。

家……家在哪里？



明晃晃的阳光照射在闻人唯的脸上，刺得她睁不开眼睛，她的后背沁出了冷汗，浑身的力气也仿佛被瞬间抽走了。

怎么会这样？明明记得迥蓝的一切风俗习惯，却偏偏忘了属于自己的一切……

她叫闻人唯，可父母是谁、家住哪里、有无兄弟姐妹，完全没有记忆！
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在她身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
闻人唯呆呆地看着眼前茶几上的东西：一个又扁又宽的粉红色铁盒子，可爱的小珠子镶在铁盒子背面，排列成爱心的形状；几把泛着寒光的做工特别的钥匙；一个镶满了七彩宝石的头绳。

这些都是自己平静下来以后，从短裙的口袋里掏出来的。

她心情复杂地拿起桌上的粉红铁盒子，凌步翡说这个叫作手机。只要稍微按一下铁盒子最下面的白色圆点，原本漆黑一片的盒子就会发光，显现出一幅一位少女在樱花树下笑得灿烂的画像。

哦，不对！这个不是画像，画像不可能把人描摹得如此惟妙惟肖。

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画像上穿着粉色无袖连衣裙的少女，居然拥有和自己一模一样的面容！

她绝不会穿得如此伤风败俗还在街上乱跑。

这个人绝不会是自己！

一见闻人唯处在崩溃的边缘，凌步翡打开一听可乐，递到她面前：“闻人同学，不要着急，来喝点儿可乐吧，补充些糖分，慢慢想。”

“谢谢。”闻人唯感激地看了凌步翡一眼，将眼前的蓝色罐子接了过来。

韩圣燮看了眼手表，他还有视察春日祭的工作，见闻人唯大有打死也不说实话的念头，不愿意跟她消磨下去。他走到闻人唯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试图给她一种强大的压迫感。

“现在不会又要开始表演失忆了吧？小骗子，你到底说不说？”

闻人唯并没有理会韩圣燮，她喝了一口凌步翡递给她的可乐，冰凉的液体才流进嘴巴里……

“噗——”一股甜腻的辛辣猛地灌进鼻腔口腔，闻人唯没忍住，尽数喷了出来。

“阿燮！”

闻人唯抬起头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

韩圣燮那张帅气的脸上都是可乐，身上原本洁净如新的白衬衣上溅满了褐色的点子。他死死地盯着闻人唯，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珠：“闻人唯！”

凌步翡手忙脚乱地拿起纸巾帮韩圣燮擦脸。

“呵……呵呵……太辣了……”闻人唯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。



韩圣燮深吸一口气，正要爆发时，忽然响起一阵激烈的敲门声。

“社长！不好了！春日祭出事了！”

听到这个声音，韩圣燮和凌步翡的脸色瞬间变得严肃起来。韩圣燮几个大跨步走过去，打开门，一张美丽的面容出现在众人面前。

哇，真是帅气的少女！闻人唯不禁暗叹。

帅气少女大约一米七的个子，一双杏眼明亮又清澈，上扬的剑眉带着勃发的英气，如瀑的黑发高高束起，白皙的脸蛋布满了焦急的神色。她并没有注意到风纪部里还有别人，语气急促地说：“圣玛丽学院的学生会成员都来了，现在在春日祭开幕式上闹事。”

韩圣燮和凌步翡对视一眼，两个人在彼此的眼睛里都看到了凝重，韩圣燮立刻决定：“走，去看看。”

他扭过头，无意中瞥到还在偷喝可乐的闻人唯，忍不住蹙了蹙眉头。

“小骗子，你也一起来。”

告别了城堡般巍峨耸立的教学楼，闻人唯跟随众人前往春日祭开幕式。宽阔的大路两旁，樱花如云似锦，伴随着微醺的清风吹拂，让她不禁沉醉在这美好的景色里。

韩圣燮大步流星地走着，额头上暴出几根青筋。

一年一度的“春日祭”，是圣樱学院接收新生时举办的盛大庆典，每一年都热闹而又隆重，特别是今年还邀请了隔壁的圣玛丽女子学院学生来参加。那群女生向来和圣樱学院是死对头，如果出了什么差错，一定会被到处宣扬，大肆嘲笑。

“这是什么乐器，真好听！”

闻人唯看到草坪上一个男生在拉大提琴，忍不住惊叹。紧接着，她看到一个吃冰淇淋的女生，便又像个好奇宝宝一样盯着人家。

“那个女生手里举着的像云彩一样的东西是什么？竟然可以吃？”

聒噪声就像是苍蝇嗡嗡一般，在耳边“嗡嗡嗡”响个不停。

韩圣燮现在无比后悔把闻人唯这个“危险因子”带了出来。

这个女生也不知道是不是假装的，理直气壮地自称从迦蓝王国而来，一路上就连看到个垃圾桶都要大惊小怪一番。

而凌步翡和卞青窈，则不厌其烦地回答闻人唯各种再常识不过的白痴问题。

大家脑子都有病吗？

想到这里，韩圣燮只觉得又心烦又郁闷。



相较于韩圣燮，闻人唯的心情要更加复杂，她一路上看到了好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，眼花缭乱之余，也不得不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记忆。为什么韩圣燮不肯相信自己的遭遇，她说的明明是真的啊！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？

难道……

她看着走在前面的高大身影，樱花瓣飘落在他的肩头。

难道，真的是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？



4

“小唯，你还在担心吗？”一个悦耳的女声打断了闻人唯的胡思乱想，她抬起眼睛，正对上下青窈那清澈的目光。

下青窈是刚才通风报信的那个帅气女生。凌步翡告诉她，下青窈是风纪部的书记官，负责学生们的日常活动和事务安排，虽然她听不懂，但知道下青窈很厉害就对了。

“我刚刚已经给负责学籍卡的社员打了电话，到时候他会把你的资料送到繁星广场，”下青窈以为闻人唯是在担心这个，对她安抚地笑了笑，“待会儿，我们就能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闻人唯心中一暖，郑重地道谢。

“我们才要谢谢你！”一旁的凌步翡朝她挤眼，“阿燮第一次丢这么大脸，够我和青窈笑一年了。”

“哈哈哈……”下青窈心领神会地笑了起来，杏眼弯得像一轮月牙。

闻人唯无语地看着这两个人。

他们，真的是韩圣燮的朋友吗？

撇开这个不说，闻人唯郁闷地拉了拉制服短裙，裸露在外的小腿让她感到很不舒服：“你们这里的裙子也太短了！风吹得我的腿凉飕飕的，而且……太羞耻了！”

“哈哈哈！”凌步翡快要笑得背过气去，这个自称来自“迦蓝王国”的神秘女生，个性可真够古灵精怪的。

下青窈顺着她拉裙子的举动看了过去，无意间瞥到她手指上的伤口，连忙从口袋中掏出创可贴来，三下两下为她把手指包好，埋怨着凌步翡：“你和阿燮两个大男人也太粗心了，都没发现她的手受伤了吗？”

闻人唯好奇地盯着紧贴在手指上的那块东西，不解地问：“这是什么东西啊？”

“创可贴。”下青窈看她一副不太理解的模样，解释道，“就是包扎伤口用的！”

“包扎伤口……”闻人唯垮下小脸，“现在连包扎伤口用的布料都这么省了啊。”

连这个都能节省成这样……难怪大家都穿着这么短的裙子。

“咳咳！”凌步翡笑呛了，咳了两声，“真的假的？你连创可贴都不知道吗？”

“请问裙子没有长一点儿的吗？”闻人唯没有理会凌步翡的嘲笑，只顾着努力把裙子向下扯。

“大家在学院里都要穿学院制服，但你实在不习惯的话，还可以穿雨衣啊！”一旁的下青窈开起了玩笑，“足够遮住你的腿。”



“这是什么馊主意，大晴天穿雨衣，哈哈……”

就这么一路聊着天，终于，他们到了“事发地点”——举办“春日祭”的繁星广场。

才走到广场的边缘，闻人唯就忍不住瞪大了眼睛：“天哪，真漂亮！”

繁星广场的地面是由透明的玻璃铺成，玻璃之下是清澈见底的池水，金灿灿的阳光照射在上面，可以清晰地看到锦鲤游弋其中；广场入口高耸的拱门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建成的，像纯净的蓝水晶，又像温润的美玉，晶莹剔透，美轮美奂；最显眼的要数广场中央那座优美的女神雕像，雕像手中抱着宝瓶，水流从中倾泻而出，在阳光下泛射出耀眼的光辉；广场周围还装点着姹紫嫣红的鲜花。

放眼望去，广场上全都是黑压压的人，全校学生都差不多都聚集在这儿了。

韩圣燮幽黑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满：“月琦蔓又想搞什么鬼？”

作为全国排名第一的男女混合制学院，圣樱学院校风开明自由，对于招生不拘一格，学生中有来自富贵人家的孩子，也有工薪阶层人家的孩子；而全国排名第二的圣玛丽女子学院虽然和圣樱学院只有一街之隔，但为了提高升学率，它的招生条件十分苛刻，学生们不是大艺术家的女儿，就是名门望族的千金。

在路上时，卞青窈已经大致解释了这一突发事件：学院模型社的一个男生在操纵遥控飞机时，遥控飞机突然失控，撞到了月琦蔓，据说她的一枚贵重的发卡也被毁掉了。

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这一次，圣玛丽女子学院的学生会会长月琦蔓，提出两所学院联手举办“春日祭”，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争夺“第一”的头衔，来探取情报。

这枚发卡，只是两所学院矛盾的导火线而已。

“就在那边。”卞青窈指了指人群最密集的方向，“圣玛丽女子学院的人全都过去了。”

“女子学院？里面全都是女生吗？”闻人唯好奇地问。

韩圣燮现在根本没有心情搭理闻人唯，他只是朝卞青窈和凌步翡点了点头，示意他们跟着自己过去。

“风纪部，是风纪部来了！”

“喂，喂……快闪开点儿！是‘阎罗殿下’呀！”

不得不说，韩圣燮的“威力”真是巨大，原本拥挤得连一根针都插不进的人群，一看到他，就自动分开了一条道路。他经过的地方，两边的同学们连大气都不敢喘。

闻人唯小声问凌步翡：“为什么叫他‘阎罗’？”

凌步翡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前面的韩圣燮就回过头来，瞥了她一眼，闻人唯赶紧闭上了嘴巴。



“赔钱！赔钱！弄坏人家最宝贝的东西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”

“这就是你们圣樱学院的素质吗？”

“是啊！我们要去找韩圣燮，看他到底怎么办！”

还没走到人群正中央，几声尖厉的女声就传了过来，韩圣燮蹙了蹙眉头，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。

“月琦蔓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闻人唯踮起脚尖，从韩圣燮身边探出头，发现前面有一大群打扮得华丽又夸张的女生，她们上身着白色长袖衬衣，下身着红色格子短裙，头发上戴满了让人眼花缭乱的蕾丝和宝石发饰，众星捧月般地簇拥在一个美丽的女生身旁。

一头漂亮的栗色长发散落在这个女生肩上，她身上的制服有些皱，裙子上沾了几点儿泥土。

女生闻声转过身，手里握着一个月亮形状的宝石发卡，黛色的眉毛皱成一团：“韩圣燮？”

她就是圣玛丽女子学院的学生会会长——月琦蔓。

月琦蔓是月氏集团的大小姐，母亲是有名的钢琴家和芭蕾舞者。她从小接受母亲的淑女培养，除了才艺超级出色以外，头脑也很好，成绩总是排在圣玛丽女子学院的第一名。可以说，除了她哥哥月琦垚以外，她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。

不过，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月琦蔓的个性孤傲娇气，不太好相处。

“韩部长！”一个微胖的女生站出来，气愤地指着前方，“都怪你们学院的男生，居然故意操纵遥控飞机，撞倒我们的学生会长！”

大家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向她所指的方向，这才注意到月琦蔓身前还站着一个男生，他的皮肤白皙到连女生都忍不住羡慕，一双眼睛宛若温润的琥珀，漂亮极了。可惜的是，这个男生身材肥胖，鼓囊囊的肚腩像座小山，虽然他很努力地把自己缩成一团，却没什么效果。

“哇！”闻人唯的眼睛瞪大了。